

二
程
語
錄
二



錄 語 程 二

(二)

輯 編 熹 朱

二程語錄卷之七

遺書二先生語

洛陽議論

子厚謂程卿夙興幹事。良由人清氣則勤。閑不得。正叔謂不可。若此則是專爲氣所使。子厚謂此則自然也。伯淳言雖自然。且欲凡事皆不恤以恬養則好。子厚謂此則在學者也。

伯淳謂天下之士。亦有其志在朝廷。而才不足。才可以爲而誠不足。今日正須才與至誠合。一方有濟。子厚謂才與誠須一物。只是一物。伯淳言才而不誠。猶不是。若非至誠。雖有忠義功業。亦出於事爲。浮氣。幾何時而不盡也。一本無只是。一物四字。

伯淳道君實之語。自謂如人參甘草。病未甚時可用也。病甚則非所能及。觀其自處。必有救之之術。正叔謂某接人治經論道者亦甚多。肯言及治體者。誠未有如子厚。

二程謂地形不必謂寬平可以畫方。只可用算法折計地畝授民。子厚謂必先正經界。經界不正。則法終不定。地有坳垤處。不管只觀四標竿。中間地雖不平饒。與民無害。就一夫之閒所爭亦不多。又側峻處田亦不甚美。又經界必須正南北。假使地形有寬狹尖斜。經界則不避山河之曲。其田則就得井處爲

井不能就成處。或五七。或三四。或一夫。其實田數則在。又或就不成一夫處。亦可計百畝之數而授之。無不可行者。如此則經界隨山隨河。皆不害於畫之也。苟如此畫定。雖便使暴君汙吏。亦數百年壞不得。經界之壞。亦非專在秦時。其來亦遠。漸有壞矣。正叔云。至如魯二吾猶不足。如何得至十一也。子厚言百畝而徹。言徹取之徹。則無義。是透徹之徹。透徹而耕。則功力均。且相驅率。無一家得惰者。及已收穫。則計畝數。哀分之。以哀分之數。取十一之數。亦可。或謂井議不可輕示人。恐致笑。及有議論。子厚謂有笑有議論。則方有益也。若有人聞其說。取之以爲己功。先生云。如有能者。則已願受一廛而爲氓。亦幸也。伯淳言。井田今取民田。使貧富均。則願者衆。不願者寡。正叔言。亦未可言。民情怨怒。止論可不可耳。須使上下都無此怨怒。方可行。正叔言。議法既大備。卻在所以行之之道。子厚言。豈敢。某止欲成書。庶有取之者。正叔言。不行於當時。行於後世一也。子厚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須是行之之道。又雖有仁心仁聞。而政不行者。不由先王之道也。須是法先王。正叔言。孟子於此善爲言。只極目力。焉能盡方圓平直。須是要規矩。

正叔說堯夫對上之詞。言陛下富國彊兵後。待做甚。以爲非是此言。安足諭人主。如周禮豈不是富國之術存焉。子厚言。堯夫抑上富彊之說。正猶爲漢武帝言神仙之學。長年不足惜。言豈可入。聖賢之曉人不如此之拙。如梁惠王問何以利國。則說利不可言之理。極言之。以至不奪不廢。

伯淳言邵堯夫病革且言試與觀化一遭子厚言觀化他人便觀得自家自家又如何觀得化嘗觀堯夫詩意纔做得識道理卻於儒術未見所得

正叔言蜥蜴含水隨雨震起子厚言未必然雹盡有大者豈盡蜥蜴所致也今以蜥蜴求雨枉求他他又何道致雨正叔言伯淳守官南方長吏使往茅山請龍辭之謂祈請鬼神當使信嚮者則有應今先懷不信便非義理既到茅山巖勅使人於水中捕得二龍持之歸並無他異復爲小兒翫之致死此爲魚蝦之類但形狀差異如龍之狀爾此蟲廣南亦有之其形狀同只畱人有害不如茅山不害人也

正叔言今責罪官吏殊無養士君子廉恥之道必斷言徒流杖數贖之以銅便非養士君子之意如古人責其罪皆不深指斥其惡如責不廉則曰俎豆不修

有人言今日士大夫未見賢者正叔言不可謂士大夫有不賢者便爲朝廷之官人不用賢也

正叔言禮院者天下之事無不關此但得其人則事儘可以考古立法苟非其人只是從俗而已

正叔言昏禮結髮無義欲去久矣不能言結髮爲夫婦者只是指其少小也如言結髮事君李廣言結髮事匈奴只言初上頭也豈謂合髻子子厚云絕非禮義便當去之古人凡禮講修已定家家行之皆得如此今無定制每家各定此所謂家殊俗也至如朝廷之禮皆不中節

正叔論安南事當初邊上不便令逐近點集應急救援其時雖將帥革兵冒涉炎瘴朝廷以赤子爲憂亦

有所不恤也。其時不救應。放令縱恣。戰殺至數萬。今既後時。又不候至秋涼迄冬。一直趨寇。亦可以前食嶺北食積於嶺南般運。今乃正於七月過嶺。以瘴死者自數分。及過境又糧不繼。深至賊巢。以棧渡五百人過江。且砍且焚。破其竹寨幾重。不能得。復棹其空棧。續以救兵。反爲賊兵會合禽殺。吾衆無救。或死或逃。遂不成功。所爭者二十五里耳。欲再往。又無舟可渡。無糧以戍。此謬算未之有也。猶得賊辭差順。遂得有詞。且承當了。若使其言猶未順。如何處之。運糧者死八萬。戰兵瘴死十一萬。餘得二萬八千人。生還尙多病者。又先爲賊戮數萬。都不下三十萬口。其昏謬無謀如此甚也。

有人言郭璞以鳩鬪占吉凶。子厚言此爲他誠實信之所以就。而占得吉凶。正叔言但有意向。此便可以兆也。非鳩可以占吉凶耳。

正叔言郭逵新貴時。衆論喧然。未知其人如何。後聞人言欲買韓王宅。更不問可知也。如韓王者。當代功臣。一宅已致而欲有之。大煞不識好惡。子厚言昔年有人欲爲范希文買綠野堂。希文不肯。識道理自不然。在唐如晉公者是可尊也。一旦取其物而有之。如何得安。在他人猶可。如王維莊之類。獨有晉公則不可。寧使耕壤及他有力者致之。已則不可取。

正叔謂今唱名。何不使伊儒冠徐步進見。何用二人把見趨走。得不使殿上大臣有愧色。子厚言只先出榜。使之見其先後。何用旋開卷呼名。

正叔言某見居位者百事不理會只恁箇大肚皮於子厚卻願奈煩處之

子厚言關中學者用禮漸成俗正叔言自是關中人剛勁敢爲子厚言亦是自家規矩大寬

正叔言某家治喪不用浮圖在洛亦有一二人家化之自不用釋氏道場之用螺鈸蓋西方之樂也今用之死者之側是以其樂臨死者也天竺之人重僧見僧必飯之因使作樂於前今乃以爲之於死者之前至如慶禱亦雜用之是甚義理如此事被他欺慢千百年無一人理會者

正叔謂何以謂之君子何以謂之小人君子則所見者大小人則所見者小且近君子之志所慮者豈止其一身直慮及天下千萬世小人之慮一朝之忿曾不遑恤其身

伯淳謂才與誠一物則周天下之治子厚因謂此何事於仁必也聖乎

呂進伯老而好學理會直是到底正叔謂老喜學者尤可愛人少壯則自當勉至於老矣志力須倦又慮學之不能及又年數之不多不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乎學不多年數之不足不猶愈於終不聞乎

二程解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只窮理便是至於命子厚謂亦是失於大快此義儘有次序須是窮理便能盡得己之性則推類又盡人之性既盡得人之性須是并萬物之性一齊盡得如此然後至於天道也其間煞有事豈有當下理會了學者須是窮理爲先如此則方有學今言知命與至於命儘有近遠豈可以知便謂之至也

正叔謂洛俗恐難化於秦人。子厚謂秦俗之化。亦先自和叔有力焉。亦是士人敦厚。東方亦恐難肯向風。子厚謂昔嘗謂伯淳優於正叔。今見之果然。其救世之志甚誠切。亦於今日天下之事。儘記得熟。子厚言今日之往來俱無益。不如閒居與學者講論。資養後生。卻成得事。正叔言。何必然。義當來則來。當往則往爾。

二程言人不易知。子厚言人誠知之爲難。然至於技術能否。人情善惡便可知。惟似秦武陽殺人於市。見秦始皇懼。此則不可知。

二程語錄卷之八

遺書二先生語

師訓

道一本也。或謂以心包誠。不若以誠包心。以至誠參天地。不若以至誠體人物。是二本也。知不二本。便是篤恭而天下平之道。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若如或者以清虛一大爲天道。則此一作乃以器言而非道也。

繫辭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一陰一陽之爲道。陰陽亦形而下者也。而曰道者。惟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元來只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識之也。

天道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敬則無閒斷。體物而不可遺者。誠敬而已矣。不誠則無物也。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純亦不已。純則無閒斷。

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君道也。君道卽天道也。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此仲弓之問仁。而仲尼所以告之者。以仲弓爲可以事斯語也。雍也可使南面。有君之德也。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合內外之道也。釋氏內外之道不備者也。

克勤小物最難。

自下而達上者。惟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人也。故不能無憂。天則不爲堯存。不爲桀亡者也。

威恆。體用也。體用無先後。

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

顏子默識。曾子篤信。得聖人之道者。二人也。曾子曰。吾得正而弊焉。斯已矣。

理則極高明。行之只是中庸也。

中庸言誠便是神。

天人無閒斷。

耳目能視聽而不能遠者。氣有限耳。心則無遠近也。

學要信與熟。

正己而物正。大人之事學須如此。

敬勝百邪。

欲當大任。須是篤實。

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非在外也。

失之毫釐。繆以千里。深可戒慎。

平康正直。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仁者。人此者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若以敬直內。則便不直矣。行仁義豈有直乎。必有事焉而勿正。則直也。夫能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則與物同矣。故曰敬義立而德不孤。是以仁者無對。放之東海而準。放之西海而準。放之南海而準。放之北海而準。醫家言。四體不仁。最能體仁之名也。一本醫字下別爲一章。

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生之謂性。告子此言是。而謂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則非也。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

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人與天地一物也。而人特自小之何耶。

人賢不肖。國家治亂。不可以言命。

至誠可以贊化育者。可以回造化。

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足之蹈之也。

老子之言。竊弄闔闢者也。

冬寒夏暑。陰陽也。所以運動變化者神也。神無方。故易無體。若如或者別立一天。謂人不可以包天。則有方矣。是二本也。

窮神知化。化之妙者神也。

天地只是設位。易行乎其中者神也。

氣外無神。神外無氣。或者謂清者神。則濁者非神乎。

大抵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

忠信者。以人言之。要之則實理也。

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天下雷行。付與无妄。天性豈有妄哉。聖人以茂對時育萬物。各使得其性也。无妄則

一毫不可加。安可往也。往則妄矣。無妄震下乾上。動以天。安有妄乎。動以人。則有妄矣。

犯而不校。校則私。非樂天者也。

犯有當報者。則是循理而已。

中之理至矣。獨陰不生。獨陽不生。偏則爲禽獸。爲異類。中則爲人。中則不偏。常則不易。惟中不足以盡之。

故曰中庸。

陰陽盈縮不齊。不能無差。故歷家有歲差法。

古今異宜。不惟人有所不便。至於風氣亦自別也。

日月星辰皆氣也。皆自別。

時者聖人所不能違。然人之智愚。世之治亂。聖人必示可易之道。豈徒爲教哉。蓋亦有其理故也。萬物莫不有對。一陰一陽。一善一惡。陽長則陰消。善增則惡減。斯理也。推之其遠乎。人只要知此耳。

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乎。由也其死矣。二者蓋皆適於義。孔悝受命立輒。若納蒯瞶則失職。與輒拒父。則不義。如輒避位。則拒蒯瞶可也。如輒拒父。則奉身而退可也。故子路欲勸孔悝無與於此。忠於所事也。而孔悝旣被脅矣。此子路不得不死耳。然燔臺之事。則過於勇暴也。公子郢志可嘉。然當立而不立。以致衛亂。亦聖人所當罪也。而春秋不書。事可疑耳。

志動氣者十九。氣動志者十一。

大凡出義則入利。出利則入義。天下之事。惟義利而已。

人心不得有所繫。

以物待物。不以己待物。則無我也。聖人制行。不以己言則是矣。而理似未盡於此言。夫天之生物也。有長有短。有大有小。君子得其大矣。一作者安可使小者亦大乎。天理如此。豈可逆哉。以天下之大。萬物之多。用一心而處之。必得其要。斯可矣。然則古人處事。豈不優乎。

志可克氣。氣勝一有志字則憤亂矣。今之人以恐懼而勝氣者多矣。而以義理勝氣者鮮也。

仁者不憂。樂天者也。

言天之自然者。謂之天道。言天之付與萬物者。謂之天命。

治道在於立志。責任求賢。

操約者。敬而已矣。

顏子不動聲氣。孟子則動聲氣矣。

无妄震下乾上。聖人之動以天。賢人之動以人。若顏子之有不善。豈如衆人哉。惟只在此間爾。蓋猶有己焉。至於無我。則聖人也。顏子切於聖人。未達一息爾。不遷怒。不貳過。無伐善。無施勞。三月不違仁者。此意也。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顏子之不惰者。敬也。

誠者。天之道。敬者。人事之本。敬者用也。敬則誠。

聖人言忠信者多矣。人道只在忠信。不誠則無物。且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若無忠信。豈復有物乎。

學者須識聖賢之體。聖人化工也。賢人巧也。

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孟子言己志者。有德之言也。言聖人之事。造道之言也。

三代之治。順理者也。兩漢以下。皆把持天下者也。

服牛乘馬。皆因其性而爲之。胡不乘牛而服馬乎。理之所不可。禮者。因人情者也。人情之所宜則義也。三年之服。禮之至。義之盡也。

致知養氣。

克己最難。中庸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生生之謂易。生生之用則神也。

子貢之知。亞於顏子。知至而未至之也。

居仁由義。守禮寡欲。

有實則有名。名實一物也。若夫好名者。則徇名爲虛矣。如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謂無善可稱耳。非徇名也。

天地日月一般。月受日光而日不爲之虧。然月之光。乃日之光也。地氣不上騰。則天氣不下降。天氣降而至於地。地中生物者。皆天氣也。惟無成而代有終者。地之道也。

識變知化爲難。古今風氣不同。故器用亦異宜。是以聖人通其變。使民不倦。各隨其時而已矣。後世雖有作者。虞帝爲不可及已。蓋當是時。風氣未開。而虞帝之德又如此。故後世莫可及也。若三代之治。後世決可復。不以三代爲治者。終苟道也。

動乎血氣者其怒必遷。若鑑之照物，妍媸在彼，隨物以應之，怒不在此，何遷之有。

聖人之言，沖一作中和之氣也，貫徹上下。

人須學顏子，有顏子之德，則孟子之事功自有。一作立孟子者，禹稷之事功也。

中庸之言，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

人須知自慊之道，自慊者，無不足也。若有所不足，則張子厚所謂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者也。

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不作聰明，順天理也。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有節故有餘，止乎禮義者節也。

月不受日光故食，不受日光者，月正相當，陰盛亢陽也。鼓者所以助陽，然則日月之眚，皆可鼓也。月不下日與日正

相對故食

季冬行春令，命之曰逆者，子剋母也。

顏子短命之類，以一人言之，謂之不幸可也。以大目觀之，天地之間，無損益，無進退，譬如一家之事，有子五人焉，三人富貴，而二人貧賤，以二人言之，則不足。以父母一家言之，則有餘矣。若孔子之至德，又處盛位，則是化工之全爾。以孔顏言之，於一人有所不足，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羣聖人言之，則天地之

閒亦富有餘一作亦云也。惠迪吉從逆凶。富有。常行之理也。

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直與妄爾。

豫者備豫也。逸豫也。事豫故逸樂其義一也。

凡爲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

感慨殺身者易。從容就義者難。

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之閒。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出。則不是惟敬而無失最盡。

學只要鞭辟一作約近裏著己而已。故切問而近思。則仁在其中矣。言忠信行篤敬雖荒服之邦行矣。言不

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夫然後行。只此是學。質義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卻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持養。及其至則一也。

居之以正。行之以和。

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與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皆心也。自分心迹。以下一段皆非。

爲政須要有紀綱文章。先有司。鄉官讀法。平價。謹權。度量。皆不可闕也。人各親其親。然後能不獨親其親。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